

清豐縣志卷之九

藝文上

文人制作爲邑之鬚眉即不能翼經補史成一家言以傳世而第出其風雲月露之句以點染山川草木未嘗不可勒碑碣鏤梨棗使弔古之士克廣聞見也是以振藻含英苟裨益於記載即奉爲騷壇牛耳焉志藝文第二十三

頒賜尊經閣藏書目錄

四書大全 二十冊

書經大全 十冊

春秋大全 十八冊

通鑑紀事本末 五十四冊

少微通鑑 三十冊

五代史 十一冊

大誥 三冊缺

聖學格物 二十冊

勸善言 十冊

孝順事實 二冊

歷代臣鑒 十冊

易經大全 十二冊

詩經大全 十二冊

禮記大全 十八冊

唐書節解 二十冊

周禮註疏 十冊缺

文獻通考 一百六十五冊

近思錄 四冊

五倫書 四十冊

爲善陰鷲 五冊

歷代君鑒 十冊缺

孝慈錄 一冊缺

精誠錄 一冊缺

資治通鑑 八十冊缺

資治綱目 四十冊缺

鄉賢所著書目錄

漢京氏易傳 四卷

積算雜占條例法 一卷

京氏周易占

北魏李平文集

李彪述春秋二傳 十卷

唐李仁實格論 三卷

戎州記

宋晁文元公道院別集 十五卷

應制集 三十卷

次韻應集 五卷

法藏碎金錄 十卷

老智餘書 三卷

目擇增修百法

省躬錄 一冊缺

性理大全 三十冊

京氏章句

京氏占候

京氏逆刺 十二卷

李諧文集

李彪文集百餘篇

通歷 八卷

晁文元公文集 三十卷

翰林集 三十卷

昭德新編 三卷

道院集要 三卷

隨因紀述 三卷

禮部考進士勅 一卷

理樞一卷

續金坡遺事 一卷以上凡十五種

文林綺繡集 共一百七十門

內制集十卷

晁宗慤文集四十卷

外制集十卷

按舊藏書因兵燹之餘散失幾盡獨以先賢文獻所在做通考之義猶存其目續志時所存更無幾矣

北魏

述身賦

邑人李 諧

夫休咎相躡禍福相生龜策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述料趣舍於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已以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厖馬以取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乏遊道於上京泊方年之四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謬邀寵於時明被皇圖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其末亂掩四奧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暢而武戢鼎南遷而文煥異人相趨於絳闕鴻生接武於儒館總羣雅而同歸果方員而殊貫伊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宰旅奉盛王之馬義遊兔園而容與綴鴻鸞之末行連英髦之茂序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轅仍執羈於後矩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俄宮車之宴駕改乘輅而歸子屬推恩之在今自旁枝而禔福既獻賦字一以命宗叨微躬於候服禮空文於類饗賦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解每屏居而自肅忽忝命於建禮遊丹綺之

重複信茲選之爲難乃上應於列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於太叔余生

字缺一

之蕭散本寓名

而爲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疎於政理竟火燭之不事徒博奕其賢已竊自託於諸生頗馳聘於

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

字缺一

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飭董於士子且以自託

字缺四

雖邇倭塵

滓而賞許雲霞樓閣虛以築館背城闕而爲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狹邪事雖儉而未陋製

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

好事之車或林嬉於月夜或水晏於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羞綠芰與丹藕薦朱李

及甘瓜雖慙洛水之名致有類金谷之喧嘩聊自足於所好豈流連於或號思爛戒而自反勗身

名於蹈造奉哲后之淵默讀崇麾於華奧豈千乘之乏使感一眄之相勞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

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筆蔡一去而貽恨張再選而有迹勿牽短而濫官司惇史於

藏室慙班子之繁麗微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局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棲乃絲文之自

出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

字缺一

號之斯

在屬運道之將季諒冠履之無礙奄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昔漢命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絕

暨孝昌之陵陂亦繼

字缺一

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踟躕於時昏獨沉吟於運閉

遂退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驅時雄而電逝既藉取亂之權方乘輶圓之勢俄

隙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膏原而塗野嗟衛肝與稽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慮遁

身於東掖苟窘迹於南羅時獲逃於

字缺一

阜仍竄宿於巖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如何遽登

舟而鼓枻乃沿洛而汎河驚寸陰於不測競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何信都

之巨猾若封豕於大風肆吞噬於菁距咸邑燼而野空經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颶隆躁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憩於漢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書上王畧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大罩之層網纔一鼓而冰銷俄氛祲之廓蕩昔蘧生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葢爾本無僞於衰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宸慶復排斥於宦流延光華於聖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尙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鸞發旆陵江而零矯闔閭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翠華臨而繚繞苟命外而數違雖功深而昨天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暱罕殉節於漢陽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恩疎而任遠固身存而義亡及宸居之反正振天綱於頽綱甄大義以明罰虛半列於周行乃纓帶而來反趨下澤於故鄉探宿志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豈釣名以干世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之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亦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托於魚鳥永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

按述身賦無與邑事然諸李起家戎行功宣閭外後世但知其爲兜鍪之士豈知著撰若斯乎覽諸賦一櫛可以知鼎味矣

求復舊志修史表

邑人李 彪

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昶斯實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陳民師建而賤貴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篆欽明之冊虞書銘慎徽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於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不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別魯籍邱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污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錄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其餘率見而書覩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勳有關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於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綿綿休烈若不恢史闡錄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之士充麟閣之選於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受臣承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爲國書假有新進時賢制作於此者恐閨門既異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書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還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彰其於書功錄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殞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藻績垂篇窮理於有象

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皇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含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神鬼者先皇之立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畧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變伐南荊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質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同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惟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尙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良治之子善治爲裘良弓之子善治爲箕物豈有定習慣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凌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之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

文屬綴集咸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勅尙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職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虔也昔史談戒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其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以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強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湏近則朞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

書卷之氣昭然紙上

建學表

邑人李崇

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鬻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衿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乎其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鬻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

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不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古今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橫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尊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竊維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庠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關塼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頽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型萬國者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尙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狀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尊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爲晚也

崇武人也而急急於興學校明教化工矣昔昌黎原道云佛於晉魏梁隋之間蓋言靡也崇不痛斥其非而欲以此易彼誠進言之道豈第述身一賦見諸李之多材哉

理冤書

故吏 宋游道

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鄒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李獎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長忠孝爲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歲北海竊據負宸富朝王公卿士俛眉從事而獎閨門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羈繫自拔無由託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之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爲其純臣莫之敢拒表啟相望遲速唯命及皇輿反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濫及善人稱爲已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天下共當此責於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思方加酷濫伊昔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寬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想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人且相慰悅其有郭默生亂劉胤懸首事乃權宜蓋非實祿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冤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輒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人故見其若此久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閉壟樹成行納手捫心顧懷愧慨幸逢興聖理運維新雖曰纂戎事同創革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獎雜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已懷此無忘輕率誓言干犯輦轂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魂

唐

登臨河城賦

原序懷元孝廉作

大唐才子蕭穎士

登孤城兮見河水之漫漫城有隍兮水有瀾剡翻覆兮無端俯崇墉兮心酸心斷絕兮河之干借如衛伯懷恩羊曇念昔追北渚之曩餞歎西州之忽覲會一顧而不忘沉深仁於密戚惟佩觿之弱歲荷哲舅之矜憐枉月旦之殊品超等夷而獨偏過小必誠善微必彰備潤身之黼藻聞染翰之蹄筌豈期文嗣作者價參時賢謬崑墟而比玉濫蓬島而懷銘匪舅其德焉爾諒師資乎在焉痛才高而位下悲道悠而運促甫一命於茲城蹇無媒兮窘束遡層飈墜而羽清永路而傾軸悼晉豎之行深哀秦良之莫贖昔自公而暇豫陪作賦於茲樓懷一紀於如昨愴今晨而獨遊俯蕭條之邑里對冷落之徂秋舊館淒其在目長川逝而不留徒臨風而揮涕孰知夫四望可以消憂如大風發於水上真能行乎所不得不行

凡八易韻

宋

論修六塔河第一狀

判三司院歐陽修

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僚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臣伏以興大役動大眾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以蒼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聽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料配稍芟一千八百萬搔動六路一百有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以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

輕脫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當務安靜賑卹之猶恐飢民起而爲盜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思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矢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民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一出諸遂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况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尙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患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况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緜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水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淹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

於東京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嶠崩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易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可不言謹具狀

論修六塔河第二狀

歐陽修

宋仁宗至和二年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金堤埽爲河北患失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壠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至和二年兼判三司院歐陽修狀奏曰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北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源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上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

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其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修而復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府南鐵狗廟

今所謂龍門埽者

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

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壘大決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歷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海口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商胡口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北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以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料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

六尺之方以開方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是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患之名而無減水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害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真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次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者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利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

論修六塔河第三狀

歐陽修

至和三年修判三司又奏曰臣伏見朝廷定議開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幾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之臣銳意主

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
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意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復侵恩冀目下之患
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
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
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大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
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亦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
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何如則又無奇策以取
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
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
也且事欲知利害權輕重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
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利則大害若
尋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
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
爲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
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畧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謂河水未
始不爲患也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
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